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一千八百四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三

丁惠王二年 齊桓三十二年 晉獻二十三年 衛文六年  
卯十三年 六年 年蔡穆二十一年 鄭文十九年 曹昭八年  
年陳宣三十一年 杞成公元年 宋桓十八年  
秦穆六年 楚成十八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 吾不能守 盟而行將奔狄 邶芮曰 後出同走罪也 不如之梁

近秦而幸  
焉乃之梁

集說 王氏錫爵曰 夷吾以不能守故而盟有如可守  
將誰與校乎 重耳曰 君父之命不校此 文公之

所以  
霸也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杜  
注鄭新

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

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

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集說范氏甯曰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

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

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

高氏

閑曰鄭伯逃歸是啓諸侯之伐也

李氏

廉曰伐國不盟遂與楚通

皆以爲子桓公獨公羊以爲惡桓公之強爲無義則  
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緒不同左氏穀梁胡氏

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爾不可  
從季氏本曰伐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  
楚也王氏樵曰伐而不服故圍新城然圍  
而不舉見桓公以德绥鄭志不在於爲暴也  
案公羊謂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非也謂一邑  
爲彊則隱五年長葛之圍趙氏匡已駁之矣若謂圍  
者爲彊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  
不舉其不恃力亦明矣而以彊目之可乎

#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

楚子圍許以救鄭  
諸侯救許乃還

穀梁

善救許也

集說

杜氏預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匡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

城許男面縛銜璧案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  
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  
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云昔武王克  
殷微子啓如是亦可疑劉氏敞曰是後許男常與  
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陳氏傅良曰此楚子也  
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張氏治曰圍許之後  
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  
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  
然自始謀至出師皆以鄭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  
家氏鉉翁曰桓公伐楚數其無王之強不若楚楚  
之伐近齊之救遲不顧順逆蓋諸侯之首叛者齊伐  
之義不容已故皆爵而無敗楚乃圍許以殺鄭齊侯伐  
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  
救之速也李氏廉曰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  
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爲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  
于匡書次爲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

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爲善之尤蓋救兵不以  
生事爲貶不以專事爲疑也 汪氏克寬曰書遂救  
者美其赴難之甚速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  
其憤兵之無已而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  
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

##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

其不以救許致  
何也大伐鄭也

胡傳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  
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  
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  
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持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  
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集說

孫氏復曰出踰三時 胡氏鉉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 救許遂事也 趙氏鵬

飛曰公與救許而至伐鄭以伐鄭之功飲至也 不可以二事至擇其大而有功者而已 汪氏克寬曰楚

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以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

戊惠王二十七年齊桓三十三年晉獻二十四年衛文七年蔡穆二十二年鄭文二十年曹昭九年

辰十四年陳宣四十年杞成二年宋桓二十九年秦穆七年楚成十九年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謗有之曰心則不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

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集說**

張氏洽曰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趙氏鵬飛曰鄭不服則諸侯之心

搖而首止之盟有所不固非徒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議我矣故急於服鄭

程氏端學曰諸侯以

救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

妻子後同

小邾杜注邾之

別封故曰小邾宋忠曰邾顏別封小邾子

肥於郎爲小邾子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嶧縣並有郎城樂史云郎城在永縣文獻通考云郎城今沂州嶧

卽古承地屬沂州據此二說則在譯者爲近

集說何氏休曰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因其德禮著其能以爵通杜氏預曰鄭黎來始得王命而來

朝孫氏復曰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家氏鉉翁曰自周之東以篡得國王不能討

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姓名不登於簡牘不與其封也邾小邾皆存而不削季氏本曰齊常輔宋

爭鄭今進鄭爲小邾子而使附魯故來朝

##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

嬖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

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  
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  
已改也

公羊

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胡傳

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  
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

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集說

何氏休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  
膚故以國體錄范氏甯曰上下皆失故曰罪

累上

劉氏敞曰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  
誅其貪侈爭欲亦有以取之張氏洽曰傳載陳轍

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尊鄭伯背霸從楚以啓霸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  
吳氏激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興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李氏廉曰左氏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張氏溥曰申侯告齊桓以資糧扉屢引鄭伯以王命總以利諛人其見殺也宜矣然鄭伯始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紓禍不罪已而專殺甚失道矣書殺大夫志非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又音無穀作寧母音同  
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今山東兗州府魚臺

縣東二十里有穀

城鎮卽其地也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  
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  
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  
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  
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  
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  
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穀梁衣裳之會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嫡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康成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嫡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元纁縉纁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爲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

既衰諸侯情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總帥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又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爾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姦楊氏士勛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兵車之會四傳皆發之者衣裳之會多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偹舉以見義此是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也孫氏復曰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甯母也張氏洽曰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世子爲內臣之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家氏鉉翁曰案左傳管仲可

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甯母之會聖人爵之其在此乎王氏元杰曰鄭伯逃盟於首止齊合六國以圍新城後興伐鄭之師鄭猶未服管仲之諫修禮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乃使世子華聽命於會其德禮之效與李氏廉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汪氏克寬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王氏錫爵曰仲諫桓以辭子華盛德事也齊可以王矣惜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國有六嬖之禍故孔子小之卓氏爾康曰鄭伯恐桓公不解其殺申侯之故先使子華求通謝過以求盟至冬鄭伯使請盟於齊必鄭君身親之盟乃成也觀下鄭伯乞盟可見

案甯母之會五國而陳鄭皆遣世子蓋二國皆新被  
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  
未得與猶趙趙不前故君皆不行而止遣世子也

## 曹伯班卒

作班公

案季氏本以不日爲不訃而張氏溥因之蓋謂嗣子  
有爭故不暇訃也非也曹與魯屢同會盟無不訃之  
理若其不訃則亦不書矣書卒不書日闕文也

## 公子友如齊

集說趙氏鵬飛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  
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  
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  
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

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伯僖友同心事伯主三年再朝之節未廢也雖不能一朝京師然當時諸侯皆不朝不可獨責魯也李氏康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於齊始此汪氏克寬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 冬葬曹昭公

集說黃氏震曰七月

卒冬而葬時也

附錄左傳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己惠王二年齊桓三十四年晉獻二十五年衛文八十五年年蔡穆二十三年鄭文二十一年曹共

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年杞成三年  
宋桓三十年秦穆八年楚成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欬盟于洮

陳世子欬下公有鄭世子華洮杜注曹地

左傳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公羊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兵車之

會也

胡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

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訐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集說何氏休曰衡王命會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杜氏預曰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孔氏穎達曰釋例以爲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爲盟所以同獎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衡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

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又無貶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釐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書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是諸侯新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清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杜氏諤曰案周禮邦國有疑諸侯會盟則爲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即會于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高氏閔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

謀之。張氏治曰：愚案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吳氏激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惟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王人者，三盟洮書，王人常例也。救衛書王人子突，襄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之也。于洮諸侯皆書爵而翟泉諸國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爲貶可知矣。春秋凡伯世子主會，必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者。世子而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摹正翟泉柯陵雞澤平丘書。

法皆同然葬丘不盟宰周公而翟泉以後皆不以王事而盟王室之卿士則晉伯非桓比矣 王氏樵曰左氏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於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爲欺也秘不發喪蓋後世之事取權一時信史書之亦必從其實歷考後史可見豈春秋乃有此事因其權秘一時遂從其虛日而不改乎

## 鄭伯乞盟

穀梁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乞

者重辭也 重是盟也

胡傳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集說杜氏預曰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孔氏穎達曰止言乞盟不知與盟與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

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爾啖氏助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案乞者

卑重之辭爾言酌與之迂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高氏閻曰楚爲諸侯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

酌之鄭二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

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名陵之後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曷

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

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

於鄭桓之伯功盛矣張氏治曰鄭伯欲與於盟而

不可得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亦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矣

趙氏鵬飛曰甚矣君

子之去就不可不謹也前日鄭文之逃盟不可去而去故聖人書逃之爲義盜賊之事也今日之乞盟不得已而乞蓋求不以義乞之道也使鄭伯而知義則無逋逃之辱無卑乞之賤吾以是知去就之不可所以不謹也家氏鉉翁曰前書逃所以誅鄭伯今書乞所以赦鄭伯然亦以賤也賤鄭伯不得列於諸侯也吳氏濱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李氏廉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得不得未可知也汪氏克寬曰鄭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於會也不言如會則鄭伯得見鄭伯在會而卑屈以請與於盟以與於盟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

# 夏狄伐晉

左傳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

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采桑杜注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濟處也

集說許氏翰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

之趙氏鵬飛曰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徒而封之今狄伐晉齊桓視之如不見何也蓋自齊之伯晉歷三世未嘗一窺諸侯之壇坫也蓋自以爲畿北之巨藩不屈於齊齊亦視之蔑如也趙氏

與權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啓土以居羣公子

又為采桑之役內釁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吳氏激曰齊桓常存邢衛

晉春秋傷齊伯之不能攘狄也而不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穀梁

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

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莫之我可以不卒莫之乎一則以宗廟臨

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

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傳

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

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其貶深矣

氏

集說范氏甯曰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甯所未詳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非妾不爲夫體明矣鄭嗣曰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臣無貶君之義故於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孔氏穎達曰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

而書之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公年以爲齊之媵女先至脅公使立爲夫人則僖公是作頃賢君縱爲齊所脅宣得以媵妾爲夫人乎明知二傳非也楊氏士勛曰左氏以夫人爲哀姜元年曰譏禘又譏致也孫氏復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旣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賤之案莊元年夫人丈姜孫于齊賤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賤可知矣劉氏敬曰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妻也然則何言乎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於是成之爲夫人也成之爲夫人則何以書譏何譏乎譏以妾爲嫡也又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天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何以言之邪己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

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是故曰無君無父無君者王法所禁也而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也故召伯來會葬榮叔歸含皆以王之無天爲譏也張氏涪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啖趙皆從之劉氏胡氏之說詳矣范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此言得春秋之旨家氏鉉翁曰三傳爲說不同愚獨有取穀梁之說文公四年書夫人風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正以僖公爲非禮致其母爲夫人文公又以祖母事之聖人於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爲妾也李氏廉曰趙子以爲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爲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爲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爲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

釁夏猶謂以妾爲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於以見魯哀之甚而舊典猶存也 趙氏  
恒曰此特爲用致成風而禘在禮夫人得與於祭君婦獻君母不獻君母旣不獻成風雖不與可也而必用致之者成風在莊公時以妾不與今用致之使與於祭以成其爲夫人也去其姓氏所謂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也 王氏樵曰以妾體君是卑其父致于大廟是誣其祖故春秋謹而志之 羅氏喻義曰何以謂之致也君母之貴比夫人然不廟見何名夫人惟廟中獻禮夫人與焉則因禘而致之爾致之斯夫人之矣曰未可也致夫人不言成風歸成風祧不言夫人春秋不以禮許人如是 張氏溥曰春秋於成風之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其歿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示不足也至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

冬 王人  
來告喪

集說

范氏甯曰惠王也

趙氏匡曰左氏云七年閏

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亂

不發喪而告難於

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

喪於諸侯則左氏不足憑也

張氏洽曰不書葬魯

不會 趙氏鵬飛曰王世子立是爲襄王

吳氏澂

曰蓋惠王前年之冬  
有疾今年歲終乃崩

案左氏稱惠王於七年閏月崩八年十二月而後告  
喪則秘喪一年之久恐無此理故王氏樵趙氏匡皆

以爲疑也然春秋事據左氏今備  
載王趙之說而竝存左氏以備考

附錄左傳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君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  
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襄王齊桓三十五年晉獻二十六年衛文九年  
午元年九年齊桓三十五年晉獻二十六年衛文九年  
蔡穆二十四年鄭文二十二年曹共二年

陳宣四十二年杞成四年宋桓三十一年  
十一年秦穆九年楚成二十二年宋桓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魚  
呂反公穀作禦說音悅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  
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集說啖氏助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案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  
子獨言公侯亦誤也陸氏淳曰公羊曰不書葬爲  
襄公諱案不葬者魯不會爾爲襄公諱有何義乎  
季氏本曰同盟又相接壤無不會葬之禮不書葬者  
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於葬丘故葬禮遂簡諸侯亦

不遣人  
往會爾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釋例曰宋地也今在考城縣東三十里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

使孔賜伯舅耋老加

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

顏咫尺小白余敢

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

顏咫尺小白余敢

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

公羊

宰周公者何天

子之爲政者也

穀梁

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

子爲無哀矣

胡傳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  
或作閼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  
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  
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  
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  
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  
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  
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

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集說杜氏預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  
不字孔氏穎達曰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  
戊葵丘杜云齊地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爲  
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

宋地 陸氏淳曰趙氏云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又曰淳聞於師曰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爲伯主而使宋子與會葵丘經以宰周公主會爲文者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 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趙氏鵬飛曰是時叔帶尚有睥睨之心雖首止之盟定世子之位而已世子蓋未立也今世子立是爲襄王襄之元年桓公首爲是舉以尊之則子帶尚何敢窺其鼎之重輕也哉此葵丘之盟有功於周室不爲不大矣 李氏廉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閭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汪氏克寬曰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爲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爲盛

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春秋書冢宰者四嘒  
贈寵妾糾聘大惡皆貶而名之閔聘僖公雖無貶辭  
然以冢宰兼三公而修聘事於諸侯則亦過矣惟宰  
孔出會諸侯獎霸主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室而  
且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  
而不敢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於王都之  
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於京師反致冢宰于葵丘而  
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  
歟抑會葬既畢而修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季氏  
本曰史記謂襄王使宰孔賜桓公用弓矢大路則命  
以收伯之事得專征伐矣春秋何以不書蓋桓之專  
征伐久矣豈待錫命哉故略之陳氏際泰曰桓有  
大功三無名陵楚無周也無首止天王無周  
也無葵丘諸侯無周也春秋所以予桓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

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集說

何氏休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許嫁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故從諸侯夫人

例

杜氏預曰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范氏

甯曰

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笄以象爲

嫁者

鍔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孔氏穎達曰此許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

啖氏助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

亦然其爲媵及嫁

大子公子大夫則不書孫氏覺

曰春秋內女許嫁而卒惟二爾

伯姬子叔姬是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

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

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

貴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震之者何

猶曰振振然矜之者

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母雍泉母訖糴母易樹子母以妻爲

妻母使婦人與國事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羣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柱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集說杜氏預曰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劉氏敞曰九年盟于葵丘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非也葵丘桓之盛也孟子嘗言之矣惟以日月爲

例遂亂於安危嗚呼慎言哉

朱子曰葵丘之會名

張氏治曰一命之辭

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  
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  
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春秋故再書葵丘以美  
之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  
之况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爲震而矜之叛者九  
國左氏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本源不正  
而驕吝形其視大會作誥謂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  
淵者何翹霄壤之殊哉聖人以齊桓霸功積累至此  
而成是以姑撏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汪氏克寬曰  
桓公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  
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  
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是盟乃桓伯盛衰之幾鄭  
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  
止于洮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帖楚而列國安盟首  
獻捷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帖楚而列國安盟首

之會與僖公聲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鄙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惟六國會鹹杜丘皆七國會淮八國竝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王氏樵曰九國叛之說固無據但桓公之心至是滿甚宰孔料其將亂矣嚴氏啓隆曰葵丘之會實可無盟旣會兩月而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宰孔歸而諸侯復盟且爲之申王禁以風示於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指惠初王也叔帶由是終桓之世無敢妄有所冀也

案左氏宰孔止晉侯語先儒多疑之者蓋晉未嘗與齊會盟也疑經文下與晉侯卒連書遂傳會爲此說

然事以左氏爲據  
姑識所疑於此

#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危

左傳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名之

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人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

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集說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五日

戊辰也書在盟後從赴 孔氏穎達曰

從赴者赴在盟後也 張氏洽曰 左氏作甲子不應  
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 季氏本曰 晉雖  
同姓前此喪俱不訃 吳隨北燕亦然 可見同盟而  
親盡則禮有節矣 其後因強盛而私相通問 岂非王  
制所禁乎 若鄭部諸同姓國雖同盟而不  
紀其卒者以國小不敢訃 以煩大國之弔  
案經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以爲赴在盟  
後也 張氏洽從公羊作甲戌或成誤爲子亦未可定  
姑竝存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  
荀息有焉

公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

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

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

子也非所予而子之者

莫能使人之亦子也

集說

楊氏士勛曰不子者謂不以爲君則是不子也

趙氏匡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

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奚齊不曰君明其本非正也書曰其君之子者

明國人意不以爲嗣獨君意立之  
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  
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  
惡之也 杜氏諤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  
弑爾雖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也 陳氏傳良曰遇  
弑雖未逾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 獻公殺申生紩  
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是故奚  
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張氏治曰愚案奚齊謂之  
其君之子以晉獻公殺適立庶而奪之也 齊舍未踰  
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  
之公可以觀矣 家氏鉉翁曰奚齊死於喪次君臣  
之分未定卓子死於詭諸旣葬君臣之分已定是以  
書法不同 季氏本曰其君之子公羊以爲未踰年  
之君非也遇弑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曰弑其君可

案經書其君之子公羊曰未踰年君之號也非也。公羊以子般爲未踰年之君而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其例甚明。蓋子般子野稱子稱名君薨故也。子赤稱子不稱名旣葬故也。從子般之例則但稱子奚齊可矣。何以稱其君之子耶？故以穀梁國人不子之說爲正。

附錄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主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詩曰：「不識不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賤。」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

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高梁杜注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東三十七里高梁都地名梁墟是也

辛襄王十年齊桓三十六年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未二年年蔡穆二十五年鄭文二十三年曹共三年陳宣四十三年杞成五年宋襄公

茲父元年秦穆三十年楚成二十二年

### 春王正月公如齊

集說

啖氏助曰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如集說氏匡曰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

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張氏治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

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益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

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吳氏激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

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

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

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

三 大 國 宋 衛 鄭 與 魯 齊 等 則 相 聘 而 已

程氏端學曰如者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

魯朝聘皆明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

辭而孔子因之也蓋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愈盛而

王綱愈墜矣魯然則他國可知李氏廉曰經書公

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爲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集說杜氏預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張氏洽曰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趙氏鵬飛曰狄伐邢入衛伐晉滅溫而齊桓不問豈葬丘之會矜心日生以溫爲無足救歟視其滅而不救蓋以其無損於齊也豈伯主之公心乎齊桓於此有不克終之漸矣吳氏澂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關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作

公羊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

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

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訖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者

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

不食其言矣

穀梁

以尊及卑也

胡傳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  
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

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  
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

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  
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

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諱以動其君執節  
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

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  
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

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爾  
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荀息

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  
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荀息者可謂

不食其言矣或曰荀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  
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

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集說

柳氏宗元曰春秋之進荀息

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也

劉氏敞曰里克能不隨

聽優施之謀

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

立嬖孽之變矣

患皆在媿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

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茶豈有宜爲君之

義哉司馬氏光曰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

而不可以死也已歿之後也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以爲襄也

朱子語類云問里克平鄭荀息三人

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

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

平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死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宣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張氏洽曰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罪所以爲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黃氏仲炎曰申生死於讒言而里克不平其事奚齊卓子死於亂而荀息不食其言二子者皆用其死力於晉國者也然里克不免乎殺君之名荀息不免乎從昏之罪殺身而無益於國何哉人臣之義在於正諫其君之非而已苟能以死

力正諫其君鮮有不能回其君之聽者不幸而不聽  
以至於死則臣子之義盡矣漢高帝欲立趙王如意  
張良極諫不聽叔孫通又諫時大臣多固爭乃止不  
立今里克荀息雖各盡其死力而莫能知此也方獻  
公使太子伐皋落氏里克嘗諫矣一不見聽遂不復  
言驪姬譖而不能爭也申生死而不能明也蓄憤久  
之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里克雖有不徇其君之  
心而不能辨之於早也申生之死荀息不惟不能諫  
又且成其君之邪志以死奉奚齊及里克殺奚齊卓  
子而荀息死之是荀息雖有不愛其死之心而不能  
用之於義也故里克不免弑逆之名荀息不免從昏  
之罪家氏鉉翁曰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  
牧曰不畏彊禦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蓋既  
不能正諫於始又任託狐之寄雖欲苟免其可得乎  
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言若事君大節猶有所愧  
李氏廉曰外傳云申生伐皋落氏敗之於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五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子爲我具持羊之饗吾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噭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莞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莞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莞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美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旦而里克告平鄭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擣之多爲之故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今案胡氏之說多本此足見里克中立本末故具錄之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死

節者三孔父仇牧荀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摧効敵者固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此善於彼也湛氏若水曰公羊胡氏之言荀息誠信矣荀息當獻公之蠱惑宜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使嫡庶之分曉而上下之義定獻公不陷於殺嫡立庶之惡而後遂免奚齊卓子見殺之慄可也不知出此而從君於邪乃以不食言爲信爲忠是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王氏樵曰奚齊卓子一耳國人不子奚齊則不子矣而書曰弑其君卓何也二子雖不正而有先君之命則固里克之君也不正既於奚齊見義則於卓子成其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非聖人不能修此類是也余氏光曰獻公未葬奚齊未立已爲里克殺於喪次春秋何緣稱之爲君乎卓子乎其書殺書弑持繫夫君與未君耳

案奚齊不書君所以譏獻公也卓書弑其君所以正里克之罪也荀息以死踐言固勝於臨難苟免者然從君於晉則大非孔父仇救之比矣左氏引詩賊而非寢也司馬氏光之言甚有理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注山戎杜

集說薛氏季宣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季氏本曰楚圍許諸侯嘗救之故伐北戎專以後許而諸侯稍休息焉亦可以見桓公之節制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

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

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

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

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

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

亦病乎於是殺之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

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

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  
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入  
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  
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  
曰麗姬夢夫入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  
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  
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  
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  
君田而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  
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  
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責以脯與犬犬  
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  
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  
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  
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  
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

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胡傳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辭書者惠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集說啖氏助曰公羊云曷爲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出者踊爲文公諱也案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孫氏覺曰里克雖有弑君之罪夷吾嘗命爲大夫矣又以己私殺之晉殺其大夫爾

非討賊也 葉氏夢得司晉里克衛甯喜皆弑其君者也然不書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以討賊者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弑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余殺喜而尸諸朝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使惠獻無媿於卓與剽歸正二臣之罪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 朱子曰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 張氏洽曰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爲奚齊卓

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王氏元杰曰苟息不去大夫著其節也里克不去其官原其情也 鄭氏玉曰既書弑君於前誅里克之爲賊後書殺大夫於後以明惠公之不能討其賊推見至隱曲盡其情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汪氏克寬曰平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

楚公子比蔡般是也

## 秋七月

附錄左傳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

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珍乎且民何罪失刑乏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下國杜注曲沃新城水經注云下國即新城今聞喜治也詳前四年新城注韓杜注晉地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今屬陝西西安府地名韓原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集說高氏閻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

而爲害故書獨桓八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苟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即夏之八九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爲異附錄左傳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駉歛累虎持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壬襄王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年晉惠二年衛文十一  
申三年共四年陳宣四十四年杞成六年宋襄二年秦穆十一年楚成二十三年宋襄二年秦穆十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浦  
悲反

左傳

春晉侯使以平  
鄭之亂來告

穀梁

案國以殺  
罪累上也

胡傳

案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

克故

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  
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

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

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集說

高氏閭曰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  
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名重耳是懷貳心以事

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張氏洽曰惠公志  
於得國而無人君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

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家氏鉉翁曰始謀納文公者里克平鄭也里克死平鄭豈能獨存夷吾殺之爲其私爾克猶有罪平鄭之殺是謂濫刑夷吾專殺之罪大矣再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王氏元杰曰惠公之入以汾陽負葵之田賂里克平鄭惠公既已得國背賂而殺里克故平鄭懼而生心是則里克平鄭之死惠公之私也春秋是以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蓋恕之也汪氏克寬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爲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犁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王氏樵曰郤芮背惠不與秦賂誤晉君懷復私怨贊其濫殺其罪亦安可辭胡氏謂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得之矣附錄左傳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

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傳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

急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

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

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集說

杜氏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閨與

公俱會齊侯非禮孫氏復曰公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於陽穀參譏之也高氏闇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

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薛氏季宣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於外非歸寧之禮也 張氏治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霸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黃氏仲炎曰男女正位天地之大義也魯僖亂之而不自正齊桓與之爲亂而不能正皆罪而已矣 家氏鉉翁曰齊桓始霸以哀姜爲戮於是齊襄衛宣污染之習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乃與僖姜爲陽穀與卞之會霸業其衰矣 汪氏克寬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張氏溥曰魯頌僖公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聲姜

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于陽穀，書者爲男女遠嫌也。魯亂由二姜春秋惡之深痛之疾，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樂文，姜與焉。其後曠不書。公夫人出會者五十餘年矣，忽會于陽穀，雖賢有懼。十七年秋，卞之會。夫人爲齊侯止公出會，以解有事而行，猶兢兢書之，是春秋之防閨也。

附錄左傳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名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

戎於王

揚拒泉皋杜注皆戎邑。伊闢北有泉亭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亭也。伊雒之戎杜注諸雜戎居伊水。

秋八月大雩

穀梁 雲得雨曰旱

不 得雨曰旱

集說

趙氏鵬飛曰雲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司巫國有大旱則師巫舞雩旱祭

也

吳氏澂曰諸侯旱而雩

## 冬楚人伐黃

左傳

黃人不歸楚貢

冬楚人伐黃

集說

陳氏傳良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貴之盟徒以亡其國爾

張氏洽曰桓

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

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吳氏澂曰楚之強暴凡近

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

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

汪氏克寬曰

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於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陳氏際泰曰天下有大機焉不可不務慎也楚之強也自敗蔡始齊桓于召陵扼而盟之是以未加兵而自服俄而公然伐黃所以明逼齊也齊師不出於是而遠及徐徐與齊通而齊救不力則天下遍被禍矣故敗蔡一大機也伐黃一大機也惜乎桓德之衰之不逮此也

癸酉襄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年晉惠三年衛文十二年蔡穆二十七年鄭文二十五年曹共五年陳宣四十五年杞成七年宋襄三年秦穆十二年楚成二十四年宋襄四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朔官失之  
趙氏鵬飛曰失其朔也

附錄左傳 春諸侯城衛楚丘  
之郭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  
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夏楚滅黃  
穀梁 貴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  
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  
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胡傳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  
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

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  
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  
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  
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美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  
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  
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所謂亡國之善  
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集說黃氏仲炎曰不書出奔者君死於其位也趙  
氏鵬飛曰冬伐而夏始滅黃守以待救也三時  
而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之桓之伯業於是乎不克  
終矣家氏鉉翁曰自冬徂夏齊不能救坐視其亡  
自是諸侯日散伯業日衰矣程氏端學曰江黃國  
小而近楚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子之責有所  
歸矣夫齊桓未伯其求諸侯如此之勤也伯業既盛  
而棄江黃如敝屣者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

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故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案左傳是年冬管仲平戎於王史記管仲之卒亦在僖十五年則滅黃之時管仲尚在穀梁以爲管仲死也

## 秋七月

附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於晉王以工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

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集說王氏樵曰王子帶名戎伐京師入王城圖危王室在王室則管蔡之比也屬籍當絕在天下則王室之賊天下當共討也王聲其罪而討之齊侯不聞助王而反受王子帶之奔又不執以歸於京師謂之何哉戎伐王室天下古今之大變諸侯修方伯之職謂宜以是爲勤王之首而齊桓曾莫之恤其昧於義而闕於職也甚矣方且使管仲平戎於王夫鄰好和合之謂平戎犯王室而平焉惡用方伯連率爲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襄王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年晉惠四年衛文十三年蔡穆二十八年鄭文二十六年曹

共六年陳穆公欵元年杞成八年宋襄四年秦穆十三年楚成二十五年

## 春秋狄侵衛

胡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侵衛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

集說張氏洽曰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趙氏鵬飛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伯主豈容安視而不討乎楚滅黃畏其大而不救狄滅溫以其小而不恤大者吾畏之小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伯主也

附錄左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

未忘其十年乎不  
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杜注  
衛地東

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淮夷杜注

魯東夷

穀梁兵車之會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鹹之會謀城杞也說者蓋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會鹹之諸侯

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爲得時也然則諸侯止于鹹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不然秋大雩豈公不在而雩即公子友如齊豈齊侯不在而聘邪然則先會於此何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龍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今四月戒事適其時矣十月水昏正而裁十一月日至而畢明年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事畢諸侯至各書於冊也楚丘之役亦如是爾家氏鉉翁曰諸戎爲子帶所名同伐王城秦晉伐戎子帶奔齊齊侯平戎於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爲鹹之會以致諸侯之戍是秋戊周齊仲孫湫致之則是會也所以勤王故皆爵程氏端學曰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案家氏鉉翁主謀王室趙氏鵬飛程氏端學俱主謀杞當依左傳兼用二說

#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集說

張氏治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

見友專魯政也

張氏溥曰十年春正月公如齊說者曰魯始朝齊也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

問之常矣三年

公子友如齊淮盟自此往來者勤甯母之盟鹹之會皆公方會而季友隨聘也吾大夫正

聘於齊者始於七年

吾君朝齊者始於十年魯益恭而齊益驕矣

附錄左傳

冬晉存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

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

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

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雍杜注秦國都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南  
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鄭宮城也

集說王氏錫爵曰百里奚之言仁慈渾厚  
不若公孫枝之較計利害真賢臣也

乙亥六年十有四年齊桓四十年晉惠五年衛文十四年  
六年陳穆二年杞成九年宋襄五年蔡穆二十九年鄭文二十七年曹共

七年秦穆十四年楚成二十六年

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  
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

在樂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也

城杞

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  
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胡傳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辭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  
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  
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  
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  
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  
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  
處曹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  
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之  
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  
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  
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  
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  
體也待人之

集說杜氏預曰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檀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氏甯曰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陸氏淳曰公羊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案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謬可知。劉氏敬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桓德衰矣。孫氏覺曰春秋城杞城邢斥言其國緣陵楚丘但書其地蓋遷國者書國未遷者書地春秋之法然也。陳氏傅良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張氏洽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其事與楚丘同當是時齊桓極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呂氏大圭曰城緣陵不如城邢

楚丘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於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无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遷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錄者矣家氏鉉翁曰杞未受兵而公羊以爲既滅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爲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 吳氏澂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叙著齊桓之志方勤而伯業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

而不重敘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向衰也不曰杞緣陵者杞未遷也 汪氏克寬曰存杞之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滅特不待其自遷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削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

案公羊專封之說惟可施於楚丘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遷爲文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公羊云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非也杞列在三恪果見滅於徐莒春秋即爲桓諱猶當如邢衛書伐書入何得併泯其迹乎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似綾反穀作縉後同

鄫杜注鄫國琅琊鄫縣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有鄫城

左傳 鄭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鄭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集說

范氏甯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

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

蘇氏轍曰鄭

季姬也季姬來寧公怒鄭子之不朝也止而絕其昏

故遇于防而使來朝非禮也不稱鄭季姬絕然春

秋未有書季姬歸于鄭者或者鄭子之未爲君也歸

之歟亦未有書鄭季姬來者來而遂止之則絕也絕

則非寧也亦未有書鄭季姬來歸者季姬非出於鄭

也故皆不書益諱之也公羊穀梁曰非使來朝也使

來請已也夫女子也而會諸侯使來請已事益有至

此者乎陳氏傳良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

使鄭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鄭子也於是季姬來寧公

以鄭子之不來朝也怒止之遂遇于防使朝焉魯爲

已汰鄭爲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而賤鄭子也

卓氏爾康曰季姬之在魯歸寧也遇于防嗁其來朝也鄆子既朝魯怒墮已解明年歸于鄆仍復歸鄆也其事甚明諸家止以歸鄆爲于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夫女子於夫家母家俱稱曰歸豈必新昏耶若女子自擇墮天下斷無是理也張氏溥曰或曰季姬稱字者蓋已許嫁於鄆矣故遇之而使之來請已也然請已之說范甯致疑謂左氏近情則儒者可無舍左而訟也

案季姬與鄆子遇而僖公不禁使鄆子朝而鄆子聽之皆爲失禮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說本公穀而諸儒因之則過矣僖公魯之賢君聲姜又有令妻之稱豈肯聽女自擇配乎或以爲季姬不繫於鄆爲未嫁之文不知鄆子不朝公怒而絕之來朝而後歸之故遇歸皆不繫於鄆也如果來朝爲請昏則既朝之後必有納幣逆女之事何俱不然而以左氏爲近合

人情良有以也胡氏又謂孟光伯驚寢而不失其正則蕩檢踰閑安可垂訓於後乎今故專從左氏而諸家使來請已之說皆不錄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杜注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今沙鹿山在大名府元

城縣東四十五里其西有沙鹿城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

曰期

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

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

胡傳

沙鹿晉地也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峯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

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

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集說董氏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

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

其亂也

孔氏穎達曰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王翁孺

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

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碓土火相乘故有沙鹿

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

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

故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

趙氏匡曰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

劉氏敞曰沙鹿者何山也曷爲不繫國名

山曷爲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沙

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又曰公羊曰沙鹿河上之邑也

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

桐柏積石皆不繫山至荆山岷山則皆繫山  
孫氏  
覺曰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  
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  
名之在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於晉不可以晉言也

朱子曰山崩川

溢災異之大者

案公羊謂沙鹿崩爲天下記異胡傳於成五年梁山  
崩用公羊之說而此獨用左傳以爲晉咎豈以梁山  
大故應在天下沙鹿小故應在一國耶要之災異之  
興天子諸侯當各引爲己咎有天下者以爲天下者以爲  
之異可也有一國者以爲一  
國之異可也故兼用二說

## 狄侵鄭

集說張氏治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  
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

侯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伐晉侵衛今侵鄭甚矣至是之甚而不討桓公之伯  
心怠矣老而溺於內寵內不能治何暇治

狄乎五伯桓公爲盛惜乎其不克終也

# 冬蔡侯肸卒

肸許

乙反

集說

劉氏敵曰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君薨

臣赴

以日月此禮之常也臣子少慢則赴不

具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春秋不改者因文可以見也

若必以惡

此君則卒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篆

國外則叛王何爲春秋不惡之哉

汪氏克寬曰穆

公也父獻舞見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附錄左傳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

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

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

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襄王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年晉惠六年衛文十五年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年

曹共八年陳穆三年杞成十年宋襄

六年秦穆十五年楚成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集說

張氏治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李氏廉曰周官

行人言

春秋觀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

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

服六歲一見比六服朝觀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

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年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略相似故先儒皆以爲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一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汪氏克寬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

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  
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爲合禮乎

#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集說吳氏澂曰徐首僭王楚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  
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革面而爲楚所伐  
可悲也夫季氏本曰徐在江淮間亦楚所利之國  
也僖三年恃從齊而取舒舒則楚之與國其能不甘  
心於徐乎

#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

丘

杜丘杜注地名闢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杜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

左傳

盟于杜丘尋葬  
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

兵車之會也

集說

張氏治曰葬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

盟之諸侯不一故也

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

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故特書

盟于杜丘而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遂次于匡

匡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穀梁

遂繼事也有畏也

集說

陳氏傳良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湛氏若水曰著救徐之不力也以齊之強帥列國

之衆何畏於楚桓公之心既盡則列國於是乎解體矣是以有尋盟焉是以有次焉其勢使之然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作

左傳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

率後同

穀梁

善救

胡傳

楚都於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

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

盟于杜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

衰而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

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

集說杜氏預曰救慶父之子　啖氏助曰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　孫氏復曰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　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患可知也　葉氏夢得曰公孫敖吾大夫往之三命者也以敖主兵內辭也大夫何以不序無功不足序也楚遂敗徐齊自是不復救人矣　陳氏傳良曰桓公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故救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始於雞澤悼公爲之也　趙氏鵬飛曰師之大夫盟始於雞澤悼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忿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爲義故伐楚之師次于召陵義也須其服而已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今救徐之師次于匡非仁也幸其自退而已楚之伐徐以其取舒也舒楚之與國徐人掩而取之爲齊也桓公招江黃取舒庸皆奪楚之援爾前年楚滅

黃齊不敢救於是揚兵而伐徐齊兵合諸侯于杜丘  
徒次而不進是幸其自退也且正月伐徐而三月出  
次固已緩矣尚何次耶次于匡而楚不退於是命大  
夫帥師以救之是示怯於楚也宜徐有婁林之敗也  
李氏廉曰經書盟而後救者杜丘救而後盟者馬  
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曰經書  
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  
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曰許氏曰遂救許遂  
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  
止也汪氏克寬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  
夫爲主將今諸侯不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  
特聊且應之而不冀其成功也又曰四年公孫茲帥  
師及諸侯之師侵陳列序諸國則書會此不言會而  
言及既會而後及也非主魯之辭也與襄三年書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之意同不獨言大夫  
若曰受命其君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

其權畀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繫於諸侯也

#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日  
朔不書俱失也

#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

厲鄉在山下

# 左傳

秋伐厲以救徐也

# 集說

張氏治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

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 汪氏克寬曰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 姜氏寶曰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爾

## 八月螽

公作 螳

穀梁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集說趙氏鵬飛曰書災也

## 九月公至自會

集說高氏闇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

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趙氏鵬飛曰：無功而反飲至何辭？黃氏震曰：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也。李氏廉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 季姬歸于鄆

集說杜氏預曰：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蘇氏轍曰：鄆子既朝乃使歸之，故書曰歸于鄆。陳氏傳良曰：內女嫁恒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卓氏爾康曰：季姬見止於魯，爲鄆子不朝，故爾。鄆子既來朝歸而以季姬請，故復以季姬歸鄆。明前此非遂絕卽而離也。

###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也

廟震

夷伯之也

穀梁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胡傳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集說杜氏預曰夷伯魯大夫伯字大夫既卒書字孔氏穎達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曆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說文云震霹靂振物者電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霹靂而言雷電擊之者霹靂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爾故言雷電以明之趙氏

匡曰公穀竝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  
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竝書晦朔則知  
晦者晦朔之晦爾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  
書之以爲麗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朔必  
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孚  
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案褒貶當以義  
類豈有爲天所罰翻乃書字反於理甚矣大夫既死  
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劉氏敞曰左氏云展氏  
有隱憲如此則夷爲展氏之謚非也春秋國史也君  
前臣名縱不可名之猶當繫字於氏寧有稱其謚遂  
舍其族哉經曰葬桓王不繫周者王至尊也又曰吉  
禘于莊公不繫魯者君至尊也惟此二者可以爵謚  
通其餘雖大國必繫謚於國別内外也雖貴臣必繫  
字於氏別尊卑也齊桓晉文皆繫國原仲高子皆繫  
擊之怒皆震之發也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  
氏臣無舉謚於君側者也張氏治曰震爲雷凡霆

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程子以爲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

# 冬宋人伐曹

左傳

討舊怨也

集說許氏翰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  
治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  
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  
而圖霸乎故永嘉薛氏以爲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

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趙氏鵬飛曰自齊桓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服於桓也今桓德衰矣宋人加兵於曹雖不究所以加兵之故而諸侯攜貳桓不能制其侵伐矣 家氏鉉翁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譏也 李氏廉曰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爲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讎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敗必邁反 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江南鳳陽府虹

北縣東

左傳 楚敗徐于婁  
林徐情救也

集說 高氏閑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  
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

罪之 張氏洽曰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  
不立 伐厲之謀無補也 趙氏鵬飛曰八國之大夫

救徐而徐不免於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君畏  
楚而次于匡君畏之尚何以責其臣宣其逗撓不進

也 則夫楚敗徐者大夫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  
罪也 程氏端學曰以八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

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  
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

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  
力假仁之效也 汪氏克寬曰徐自莊二十六年見

經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  
昭四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此年

與文  
莒竝舉  
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始見經

左傳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

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

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閑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

之吉涉河侯車敗誥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

君其卦遇蠱

曰干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

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

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寶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因其實入用其寵饑食其衆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因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潁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惑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

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營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且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惑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于金敦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

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  
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  
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  
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  
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  
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  
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皆背  
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  
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  
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怒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  
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  
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  
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折謂  
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  
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  
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  
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  
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司焉

號畧杜注從河南而東盡號界也後漢志陸渾西  
有號畧地今河南府嵩縣境是也華山杜注在  
宏農華陰縣西南今屬陝西安府解梁城杜  
注河東解縣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臨晉縣東南十

八里有解城

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

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鄴宮又東二十五里有

靈囿囿中有靈臺

高梁之虛杜注晉地在平陽

府楊氏縣西南今臨汾縣梁墟是

陰杜注呂甥

食采於陰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有呂鄉有陰地村

王城杜注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在陝

西西安府

朝邑縣東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也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也

胡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

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  
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

集說

趙氏匡曰

凡戰而死

者書滅

生禽曰獲

劉氏

敵曰

戰而言及者

主之者也

猶曰晉侯爲志乎

爲此戰也

云爾又曰杜

云得大夫曰獲

貶晉侯故下

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

非也獲者獲得之也大凡

君死其位曰滅

生得曰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

此所以

異君臣之辭也

不限獲於臣也

杜氏又云不書敗績

晉師不大崩亦非也

君獲不言師敗績

者君重於師

也又曰穀梁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非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

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爾

陳氏傳良曰於

是秦獲晉侯以歸其不

曰以歸何罪晉侯也

獲匹夫

之辭也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張氏治曰秦三施

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

韓簡亦言師少於我

關士倍我蓋秦直故勇晉曲故老

之

也

晉惠公背惠蔑施以虛氣抗秦所以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程氏端學曰自晉致戎又不自咎而逆戰焉經矣李氏廉曰秦顯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爲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伯襄而宋楚秦晉之遠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王氏曰戎馬還漳自紀晉侯之所以見獲爾無以見師實不敗也陰飴甥曰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失其君爲君獲喪其親非師敗乎穀梁民未敗而君獲之說俱妄也卓氏爾康曰此一戰也曲自在晉韓爲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已戰矣何必書伐不書秦伯伐晉省文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